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詳校官編修

臣翟槐

編修

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

臣朱永貴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廢帝之亂

宋 袁樞 撰

宋武帝大明二年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瀾興戴明寶
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
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
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

無所委寄濬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
之未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
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濬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
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濬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
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
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
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

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

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
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
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
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
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瀾興
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瀾
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勅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

小成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恒撓阿順濬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濬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濬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

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磬兒
已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猜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
大臣及戴灋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
所為灋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
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灋興常加裁
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

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灋興為真天子官為質天子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
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自孝武
左右久在宮聞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
有帝遂發詔免灋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
賜灋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
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後課督苛虐捶朴慘毒人皆苦
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

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舍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瀨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

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政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

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有八子六弟及諸
姪獲顏師古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
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
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
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顥盛稱太
子好學有日進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
欲引進顥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
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

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
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逢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
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
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
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
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
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

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鱸鼻如何不鱸立召畫工令鱸之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

討之昶奔魏

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顥始為帝

所寵使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

職顥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顥為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

雍州刺史顥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顥曰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

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荆湘等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

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顓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
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
顓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
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
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
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
若內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
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顓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

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顓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逆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禹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妃詐

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駕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寢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

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
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
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
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
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
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
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如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
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

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
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
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
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
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綵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
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
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
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

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
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
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
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
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
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
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
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

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來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死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

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灋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灋榮至興宗所興宗謂灋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灋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傾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灋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灋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

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閒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
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
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或
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
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
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
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或

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
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少府
劉暉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或
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
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
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
之丁未暉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
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
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
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
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
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
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
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
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

叅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叅
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叅軍統作舟艦
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
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
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
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
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
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

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為諮議參
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
妃主立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
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
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
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
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
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

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
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
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主衣會稽
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
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
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
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
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恃虐不

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
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
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
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並憂懼
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
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
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知之皆
響應幼豫約勒内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佑時帝欲

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
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
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
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多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
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
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
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
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

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
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中書省見湘東王即稱
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
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
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
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
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
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

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
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
曰此雖凶悖要皆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
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
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
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
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
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

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
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
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
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
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
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
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

等遭遇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避上名以字行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

黃閭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授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閭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叅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軍士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叅軍沈仲玉

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
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
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
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郢州刺
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
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
即遣諮議領中兵叅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荆
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

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

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詔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
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
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
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
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
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
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

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闢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康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

之薛索兒聞之釋昨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之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于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操入東慰勞瑯悅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之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

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
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恩當
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
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朱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
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
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
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

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悅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大豪前右軍叅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

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素顏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上

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叅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

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
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
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
僧韶隨方順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
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即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
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惟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
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

忽至衆力不少並愴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
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
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
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
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
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
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

劉劭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
道成等諸軍東討孔顗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弟皆
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
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
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顗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
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

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

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
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
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
孔景宣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
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
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
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

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叅軍督護任農夫駢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

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
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
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
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
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
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
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
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

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塘喜入吳興任
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
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台張永等北擊
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塘孔璋王
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
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
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
虞令王宴起兵攻郡覲逃奔嶠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

封府庫以待吳喜已卯王宴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
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嶠山民
縛孔覲送宴宴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
首辭當相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
便是君輩行意耳宴乃斬之顧璪王曇生素標等詣吳
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
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
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

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

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
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梁湘
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畧聞建安
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
其誠節陵轅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
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
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
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

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
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
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
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
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
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
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

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
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
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
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
相與勦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
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
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冲之謂
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

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
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
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
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
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仁攻拔之壬辰
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
事陶亮聞湖口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之還鵲尾留
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

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
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
王休仁撫循軍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
鐵騎三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
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叅軍冠軍蔡那子
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外城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
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薛索兒將馬

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
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
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
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
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
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
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
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

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

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
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
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
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
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
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

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
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
城下猶隔小壑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
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
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
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
單舸奔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
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
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
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
工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
也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
以僧暲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
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渤海二
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

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
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
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
嵩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
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杜叔寶謂臺軍住
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劬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
齎一月糧既與劬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
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劬曰

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
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
若使叔寶未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
間道襲其米車出其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以
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
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
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
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

車為函箱陳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
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
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夜宿
遣騎叅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
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
常珍奇於是劉劬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
嬰城自守劬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
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劬與琰書

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
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
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
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
中軍將軍庾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張
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
而潰走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
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傳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

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
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
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
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
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
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顥本無將畧性又怯撓在
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
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

齒恚恨胡以運南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顓借襄陽之資
顓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
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
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

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
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贖為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
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

山中與贛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贛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贛贛與戰擒之贛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

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慧所應之斷足殺之 諸軍與袁顗相距於濃湖張興世建議以奇兵數千出其上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

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
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
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
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
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
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顓并力更
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
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

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曰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

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
標龍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
之閎閎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
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八
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
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
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前溪既而謂長史王
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

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
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
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
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
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
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
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
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

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汭流越我而上此運
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
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
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
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
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
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叅軍劉亮進兵逼胡營
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

遁去已卯誑顓云欲更帥步騎一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
餘運令顓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顓去徑趣梅根先令
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顓
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
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
仁勒兵入顓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顓顓走至
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
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顓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

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
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顓首詣錢溪馬
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已功劉
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顓已降軍皆
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湓
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
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
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

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
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
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
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
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
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
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
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

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
璜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
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
月壬辰以山陽王休仁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
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
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
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
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

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
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
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
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
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
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郡陵王子元並賜
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
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

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叅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祇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劭圍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勦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

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
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
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
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
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
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
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未冬內
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

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薄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於魏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

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
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
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
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
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
士民貨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
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
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寇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

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
逼邊陸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
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
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
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
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
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
子為質於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

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
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
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兖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
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
兖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
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
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兖州刺史衆敬子元賓
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

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
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
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耗西河公石至上蔡
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
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
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
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
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

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
奔魏遣建安正陸馥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赦
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
於下碭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
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孫璦與安都先入城
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
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
降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

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璟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雨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定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

為魏所據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
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
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
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
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
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
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寨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
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我惜乎

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蟻
虱生介冑經啟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堂構豈
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
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
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
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
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
鄭義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

待也今棄之遠去起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
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
炳以詔書論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
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
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
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暲已退保
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
秀欲以青州歸於魏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臣魏邪今

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
自為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
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
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
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
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
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
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

為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
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
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
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鄆并州刺史清河房崇
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謹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
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康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
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
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

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畧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

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
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剴
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
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
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三齊廩
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宋房崇吉守升城
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
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叅

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阮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強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

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索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
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
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
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
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
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
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
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

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
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
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
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
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
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
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
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

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
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五月沈攸之自送
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
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
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
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
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
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

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

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園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
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
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魏非有
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
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
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
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
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

為北瑯邪蘭陵二都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墜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產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

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
棄下邳走魏以土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
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
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恒
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魏將孔
曜進屯瑕丘崔道固未之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
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
道固畏灋壽扇動百姓迫遣灋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

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灋壽灋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方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成磐陽灋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灋壽對為冀州刺史以灋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

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
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
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
克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
謹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
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晷與邪利皆沒於
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
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

子間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劬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劬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

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勸使
司徒叅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
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勰勰上言元友稱魏主幼
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敵自去冬蹈藉王土罄
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
何暇滅寇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
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
擔歸闕皆勸討魏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

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
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
州刺史張謭謭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謭
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
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
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徐州
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
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歷

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
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晷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
降白曜遣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
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
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
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
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劬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

弟征北中兵叅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
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
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
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靜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
夜拒戰甲冑生蟻虱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
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

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具衣縛
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
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饋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
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
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
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
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

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
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
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膽給
夏五月魏徙青州民於平城置升城厯城民望於桑
乾并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
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
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並許

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